

《灵枢·本神》论(二)

150036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王克勤

主题词 《内经》 神(中医) 情志(中医病机)

五脏神是以五脏所藏之“精”为物质基础的。本篇指出“五脏主藏精者也”，又说“血脉营气精神，此五脏之所藏也”，故五脏所藏之“精”，非指狭义生殖之精，乃泛指精气营血津液等生命活动物质基础的广义之精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即有“五脏六腑之精”之说，王冰注释“由是则五脏各有精……非肾一脏而独有精”。本篇指出，“肝藏血，血舍魂”、“脾藏营，营舍意”、“心藏脉，脉舍神”、“肺藏气，气舍魄”、“肾藏精，精舍志”，这不仅阐明精气营血是五脏神的物质基础，而且也说明了五脏的功能是五脏神活动的生理基础。

肝有贮藏血液、调节血量的功能，故曰“肝藏血”、“人卧血归于肝”，“人动则血运于诸经”，故夜卧血归肝，魂安而能寐；昼寤则目受血，“魂游于目而能视”。魂所以能行使随意运动的职能，也是在肝脏“调血”功能基础上实现的，故《内经》说“足受血而能步，

掌受血而能握，指受血而能摄”。至于魂对情绪的调节作用，同样也是通过肝血濡养肝脏，由“肝主疏泄”的功能来实现的。所以，魂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在心神主导下的肝主藏血、主疏泄、主筋、主动、开窍于目等生理活动的表现。

脾主运化水谷精微、化生营血，为后天之本。“营”，乃水谷之精气也，为血之前身，源于水谷而化生于脾胃，故曰“脾藏营”。人类后天所形成的记忆、思维能力，是随着后天精气对先天不断充盈而逐渐发展起来的。所以意的活动也，就是以“脾主运化”为基础的“脾主思”、“脾藏智”（《难经》）生理功能的体现。

心主血脉，故曰“心藏脉”。脉为奇恒之府，又为“五体”（筋、脉、肉、皮、骨）之一，虽然具有形态结构方面的意义，但因脉以裹血，血行脉中，血脉不能分离，故此处之“脉”，当以物质基础来理解。《灵枢·决气》说“中焦受气

取汁，变化而赤是谓血”，所受之“气”为营气，所取之“汁”为津液，在心脉之内气化而赤为血，故心藏之“脉”，实际概括了气血津液在内的广义之精，与本篇所言其他各脏所藏之精具有等同的意义，正如《灵枢·决气》所说“人有精、气、津、液、血、脉，余意以为一气耳，今乃辨为六名。”“心藏脉”，实指心血、心气等与血脉营运密切相关的心中精气及心主血脉的功能而言。《内经》认为营血对生命至关重要，故曰“以奉生身，莫贵于此”（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），“夫脉者，血之府也”（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），而“诸血者皆属于心”（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），“心主身之血脉”（《素问·痿论》），故称“心者，生之本”（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）。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说“血气者，人之神”，神所以是生命的主宰，就是以心主血脉的生理功能为基础的，而神的活动，实际上就是“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

和，寒暑乖候，或有疾雨，雾露不散，则民多疾疫。病无长少，率皆相似，如有鬼疠之气，故云疫疠病”，其看法与《内经》相同。至明·吴又可《温疫论·杂气论》才明确提出：“天气之杂气种种不一……大约病遍一万，延门合户，众人相同，皆时行疫气，即杂气所鍾。为病各种，是知气之不一也。盖当其特适，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，专发为某病，故众人之病相同，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。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，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者，是知内经

气之所至无时也；或发于城市，或发于村落，他处安然无有，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。疫气者，亦杂气中之一，但有甚于他气，故为病颇重，因名之疠气……盖因诸气来而不知，感而不觉，惟向风寒暑湿所见之气求之，既已认错病原，未免误投他药，刘河间作原病式，盖祖五运六气，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，无出此六气为病者，实不知杂气为病，更多于六气，六气有限，现在可测，杂气无穷，茫然不可测，专务风寒暑湿燥火，不言杂气，岂能包括天

下之病状。”吴氏所提出的杂气学说有别于一般六气，认识到传染病各有其特殊的病原，这是中医病因学说上的一个重大进展。但由于中医辨证体系非针对病原，因此杂气学说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

总之，六淫在病因学说上作为急性热病的发病因素，一直在祖国医学中占有其重要位置，根据审证求因的原则，它也为辨证论治提供了依据。

(待续)

内 经

也,精神之所舍也”的具体体现。

肺所藏之气,是所吸入的天之清阳之气和由脾转输之水谷精气的复合,布散全身乃为诸气之本,故又称为“宗气”。宗气“出于喉咙,以贯心脉而行呼吸”(《灵枢·邪客》),所以肺能辅助“心君”行血气而治理全身,被誉之为“相傅之官”。魄所概括的与生俱来的呼吸、啼哭、皮肤痛痒等本能活动,都是以肺主气、主皮毛的生理功能为基础的,而魄所概括的机体本能的生理调节与代偿功能,正是肺主治节的具体体现。

“肾者主蛰,封藏之本,精之处也”。(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)肾所藏之精,虽为狭义之精,但却是由五脏之精输注而来,故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说“肾者主水,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,故五脏盛乃能泻”。精能生髓,“诸髓者皆属于脑”(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),“脑为元神之府”(《本草纲目·辛夷条》),故脑髓之活动与肾精密切相关。《内经》中早就提出“头者精明之府”(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),这一观点启发后世对脑髓与存记、思维等关系的认识,如“脑主记忆说”(汪昂)、“强记健忘由脑说”(王学权)、“灵机记性在脑说”(王清任)等。志,实际上就是以肾藏精的生理功能为基础的“伎巧出焉”的机能体现。

由此可见,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除直接受“心神”主导之外,其正常与否还取决于五脏的精气盛衰及生理机能状态,而“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”,五脏的生理活动又是在心神主导之下进行的,所以精神活动在五脏既有分工、又统一在心神之下。心神是精神活动的中枢,五脏之精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,五脏机能是精神活动的生理基础,人类的生理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,是在心神主导之下统一的,从而为

中医心身医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。

三、“本神”篇的临床意义

本篇篇首所提出的“凡刺之法,先必本于神”,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。虽指用针,但其理可推而广之,适用于一切治疗手段,此处不过只以用针为例罢了。

精、气、神为人身之“三宝”,精相对神而言,精为阴,神为阳。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“阴在内,阳之守也;阳在外,阴之使也”,故精为神之基,神为精之守。正因为五神、五志乃五脏精气所化,所以日常不可过用神志,以免耗精伤神,神伤失守则精不内藏而阴精愈亏,精不化气而脏真之气也竭。因此本篇告诫:“五脏主藏精者也,不可伤,伤则失守而阴虚,阴虚则无气,无气则死矣。”杨上善也指出:“五脏之神,不可伤也。伤五脏者,则神去无守,脏失守也。脏无神守,故阴虚也,阴虚无气,遂致死也”。(《太素》)正因为神在临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,所以本篇强调临床时要“察观病人之态,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。”此“态”,应包括形体状态及精神状态。因神由精所化,精又为形之基,“五脏主藏精”,故五脏为病之虚实盛衰,既可表现在形体变化上,也可反映在病后的精神状态改变上,所以“察观病人之态”便可知五脏之精、神盛衰存亡。五脏之精藏之于内,而五脏之神象现于外,临床之际“先必本于神”,便可知五脏精之损益、气之盛衰,从而正确指导辨证施治,以免“虚虚”、“实实”之弊。

本篇还例举若干情志病证及五脏虚实病候,以供临床参考。这些证候,都反映了精与神、形与气之间的辨证关系。精舍神,神守精,故情志内伤,动神而内耗精气;五脏虚实,形损而神气亦变。临床既

可见有精神变化,也可见有形体损伤。只有二者合参,才能辨明其病位、确定其病性,以立其调治之法。故又说:“必审五脏之病形,以知其气之虚实,谨而调之也”。关于本篇所列举的五脏虚实病候,值得注意的是脾、肾两脏。“脾气虚则……五脏不安,实则腹胀经瘦不利”,“肾……实则胀,五脏不安”。其腹胀、二便不利,即为《素问·标本病传论》所言“中满”、“小大不利”之标急三大症。此三症反映机体内气机壅滞不畅、气化不利,故邪气难祛,正气难复,并易波及他脏发病,使“五脏不安”。因此,未病应重视调护脾肾,以固先天、后天免受邪伤,五脏免受其累;已病则视其标本缓急,祛邪扶正,复其本,则五脏得安。

情志活动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本篇较全面阐述了情志与内脏的关系。情志不仅可成为致病因素内伤五脏,而且五脏为病临床亦可表现出异常的情志变动。

情志本属于人的正常精神活动范畴,是人们对外界精神性刺激因子所作出的应答性反应,而它是以五脏的正常气化活动为其生理基础的,故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“天有四时五行,以生长收藏,以生寒暑燥湿风。人有五脏化五气,以生喜怒悲忧恐”。但是,过激或过于持久的七情刺激,可超出机体的调节代偿能力,则必然影响五脏的气化活动而成为致病因素。故本篇所言之七情病因,皆为太过的情志变化,属于过激的如“悲哀动中”、“喜乐无极”、“盛怒”等,属于过久的如“愁忧而不解”、“怒而不止”、“恐惧而不解”等,正如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所说“生病起于过用,此为常也”。

有关七情内伤五脏的规律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中虽有“怒伤肝”、“喜伤心”、“思伤脾”、

内 经

内 经

“悲伤肺”、“恐伤肾”的记载，但临床所见却不尽如此简单。由于五脏相通、病邪移易之理，故五脏情志虽各有所伤，但若本脏不虚而他脏不足之时，则可“虚而相并”，而病发他脏。本篇所言“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”，即因“母子气通”而肺志并脾；“肺喜乐无极则伤魄”，即因“暴喜伤阳，火邪乘金”而心志并肺；“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”，即因“肝肾为子母，其气相通”而肝志并肾。同理，“肝悲哀动中则伤魂”，则因木衰而肺志并肝；“心怵惕思虑则伤神”，也可理解为肾志并心。所以，本篇所论情志致病，是运用五行生克乘侮的规律的，更适用于七情理论在临床上的具体灵活运用。但关键是必须明了五脏情志“虚而相并”之理，才能正确确定病位、病性，以指导正确治疗。《灵枢·口问》所言“邪之所在，皆为不足”可供借鉴，以加深理解。

七情五志属于“神”的范畴，因此情志内伤五脏最易扰及五脏之神，而伤神、魂、魄、意、志，则可出现精神活动方面的失常，如“恐惧自失”、“狂妄不精”、“意不存人”、“喜忘其前言”等。但神乃精之所生，精乃神之所守，神伤则精耗，精耗则形损，故七情为病也可见形体虚损之象，如“破胭脱肉”、“皮革焦”、“毛悴色夭”、“阴缩挛筋”、“胁骨不举”、“骨酸痿厥”等，此即张志聪所言“情志伤而及于形也”（《灵枢集注·卷一》）。正因为情志内伤五脏，精、神俱损，久可致危候，故临床察情志、望神态，“以知神魂魄之存亡得失”，是十分重要的。

人的情志变化是有脏腑生理基础的，并且与五脏的变动有相应的关系，即“肝在志为怒”、“心在志为喜”、“脾在志为思”、“肺在志为悲”、“肾在志为恐”（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）。但是，由

于五脏相通、“虚而相并”，所以临床所见某种情志的异常变动，往往不仅只反映本脏的病变，也可因虚而偏并他脏，故列举“心气虚则悲”、“肝气虚则恐”以说明之。其实，这只不过是举例而已。心气虚，肺志可并之则为悲，以其金气反侮也；但肝气虚，肺志也可并之为悲，以其木虚金乘也。肝气虚，肾志可并之则为恐，以其母气通子也，但肺气虚，肾志也可并之为恐，以其子通母气也。正如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所言：“精气并于心则喜，并于肺则悲，并于肝则忧，并于脾则畏，并于肾则恐。是谓五并，虚而相并者也。”因此，临床所见五脏内伤而致情志的异常变化非常复杂，有现本志者，有相乘侮者，

（上接37页）要穴。手足阳明经为多气多血之经，在高热、大汗、剧烈吐泻等导致阴阳亡脱之时针之，既能接通经气、调和气血、协调阴阳，又能益气助阳、固表止汗。《针灸聚英》记载：足三里主“真气不足”、“产妇血晕、不省人事”、“阳厥”。《千里翼》云：“产后脉绝不还，针合谷入三分，急补之”。总之，合谷、足三里二穴有很好的补充气血回阳急救之功效。

太溪为足少阴肾经的输穴、原穴。肾为水脏，为人体一身阴液之根本，针太溪可补阴液之亡脱。同时，肾藏命门真火，为人体一身阳气之根本，针之又有回阳温煦之功效。因此，肾经原穴太溪在补阴回阳、调节阴阳方面，有独特功效。

三阴交为足太阴脾经穴，是足太阴、足少阴、足厥阴三经之交会穴。中气不足、统摄无权致血崩时针三阴交，可益肾之收藏、脾之统血、肝之藏血之功效，速止阴血之亡脱。同时，脾为后天之本、气血生化之源，在止血的同时又能生血。此外，足三阴经通过三阴交穴在腹

部有子母相通者，临证应“必审五脏之病形”、“察观病人之态”，以知其“存亡得失之意”及“气之虚实”，才能“谨而调之”。

本篇从临床实际将五行生克乘侮规律具体运用于七情理论中，揭示七情致病的复杂性及五志“虚而相并”之理，更好地指导情志病的临床辨证论治。（待续）

（作者简介：王克勤，男，生于1941年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。长期从事中医医疗、教学及科研工作，擅长中医内科，对《内经》及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颇深。出版或主编多部专著，发表论文、译文50余篇。现任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、副研究员。详见本刊1990年第六期4页。）

部与任脉交会，任主胞胎，妇女产后血晕、崩漏针三阴交有很好的摄血、生血及防止阴血亡脱之功效，为妇科阴血大量耗脱常用的急救穴位。

环跳为足少阳胆经穴，是足少阳、足太阳二脉之交会穴。足太阳经循行于背部，与督脉并行，两脉在头部交会。头为诸阳之会，督脉又总督诸阳，故针环跳有疏通经脉、振奋阳气之功，对治疗元阳亏损、不能温煦经络之下肢厥逆，有独特功效。

总之，在九针穴中，取任督二脉的中脘、哑门，可总调阴阳；取手足阳明之合谷、足三里，可益气助阳；取足少阴、足太阴之太溪、三阴交，可调补阴血；取手厥阴、足少阴之劳宫、涌泉，可宁心醒神；取足少阳之环跳，更助通经脉、振阳气之功。此九穴选穴独特，寓意深刻，既是一组完整的回阳固脱、协调阴阳、标本皆治的处方，又可随症灵活加减化裁，在临床值得大力推广。

（作者简介：谭丹，女，26岁。现为辽宁中医学院针灸系88级研究生。）

内 经